

父爱如山 细腻无声 金华快递员父亲用跑步点亮儿子成长之路

在波士顿马拉松起点处有一尊铜像,讲述了当时74岁的父亲Dick推着52岁的脑瘫儿子Rick跑马的真实故事。Rick由于脐带缠绕造成脑部缺氧,一出生便被判定有严重的脑损伤,无法说话行走。在他15岁时,父亲推着他完成了两人的首场跑步比赛。从那以后,父子二人共同完成了1000多场比赛,包括247场铁人三项、70场马拉松等。

在金华也有这样一位父亲,3年里,他推着儿子完成了近40场马拉松。他说,所谓幸福,就是一个笨蛋爸爸,遇到一个傻瓜儿子。

1 没有终点的康复

今年41岁的罗书坚职业是快递员,他的儿子小柏和普通的孩子有些不太一样,出生时没有一点哭声,重度窒息长达15分钟,医生下了病危通知。大伯给他取名叫知柏,取自《论

语·子罕》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,寓意坚韧不拔。小柏在医院足足住了3个月,挺过了危险期。6个月时被确诊为脑瘫,15个月时被诊断为精神迟滞,去杭州看了三个专家,个个摇

头,神经内科医生说得最直:你这个小孩不是一两百万的事儿。

明知“脑瘫康复不太可能”,但这么些年里,罗书坚还是带着小柏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大医院和康复机构,也

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。

2012年4月22日,小柏出生后的第818天,终于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那样踉跄的一步,仿佛把夫妻俩心里的积雪都融化了,他们笑得热泪盈眶。

2 做中国的“迪克父子”

一个偶然的机会,罗书坚在网上读到了美国跑界传奇迪克父子的故事。这份爱与坚韧,如同闪电击中了罗书坚:我也要像迪克一样,带着小柏参加马拉松。

小柏也爱跑,但医生叮嘱不能过多运动,他走路一只脚总踮着,容易受伤,只能罗书坚推着来。一般的童车,

没跑多远,小柏就往外溜了,幸亏好心人送来特制童车,尼龙带将小柏固定得稳稳当当。但对罗书坚而言,练马拉松也很不易。白天,作为快递员的他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用12个小时的奔忙维持家用。夜晚,一身疲惫的他又要坚持给儿子做居家康复,几乎全年无休。

母亲、妻子都担心他吃不消,不让跑,但谁也拗不过罗书坚,从2015年7月开始,每天凌晨4点起床,从5公里逐渐加码到10公里、35公里,然后再去送快递。有一阵子,他把一片脚趾甲跑掉了,也不觉得疼。同事们看着都累,“马拉松很辛苦,你们能坚持吗?”“这又不是康复内容,有必要去

吗?”罗书坚也累,但不敢懈怠,他在QQ空间里为自己打气:“今天我要用加倍的努力,愿明天给你一个有所依靠,所以爸爸不能休息。”

3 跑到跑不动为止

2015年11月1日,罗书坚推着小柏来到杭州,第一次站在了马拉松的起跑线上。

第一次的记忆,孤独又无助。杭州阴雨,童车里的小柏哭闹不停,发令枪一响,人潮涌动,小柏哭得更凶。罗书坚只有一个念头,从起点出发,就一定要坚持到终点。几公里后,细雨停歇,小柏的哭声也渐渐弱了,还时不时从童车里探出头来,看着沿途的风景。不知跑了多久,他们到达了终点,没有掌声、没有奖牌,甚至没有人上前问候。

可罗书坚非常满意,他看见小柏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是他坚持下去

的最大动力,“我只是把双臂和双腿借给他使用,能让小柏快乐,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。”

从那场杭马开始,罗书坚推着小柏开始了跑马之路。“这3年里,大大小小的马拉松加起来已经跑了近40场,全马、半马都有十几场了。”全马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45分,罗书坚表示跟自己的工作有点关系,“快递员,体力比较好一点”。

罗书坚说:“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带小柏去看外面的世界,他也很开心。后来慢慢地思想上有一些变化,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,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认可,就想为这个

群体做点事情,想让社会上的人更加了解这个群体,至少这些孩子走出来的时候,大家能够给他们一个微笑。也希望让像小柏一样的孩子能勇敢走出来,微笑面对这个世界。”

“所谓的幸福,就是一个笨蛋爸爸,遇到一个傻瓜儿子。”如今,罗书坚一家人的生活,正幸福着。他想推着儿子,跑到自己跑不动为止,“我梦想着有一天,能带小柏参加一次波士顿马拉松,重走迪克父子的路。”

(金体)



6天5夜126小时跑完330公里 俞永富渴望跑出精彩人生

跑步,是一件简单的事情;每天跑步,也是一件可以坚持的事情;而跑马拉松,却是一件需要信念和毅力去支撑的事情。俞永富就将每天跑步这件事坚持了30年。

自2015年4月至今,俞永富已参加了约50场全马以上的赛事。这其中强度最大的,就是今年8月在云南昭通乌蒙山举行的330公里马拉松极限越野赛——他连续跑了6天5夜,以126小时48分29秒的成绩完赛,名列第56名,成为浙江为数不多的

330公里完赛者。当俞永富冲过终点时,他的激动之情难以自抑。这其中,既有完赛的喜悦和痛苦,也有对生命的感慨。



为缓解结石病痛选择跑步

俞永富祖籍为新昌沙溪镇,如今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宁波。作为一名纯业余选手,他的身体条件并不突出,“个头不高,还是平脚板”。他选择跑步的原因是为了缓解结石带来的病痛。“我患尿路结石20年,到处求医问诊都不见效,这才开始健身锻炼。这些年来,我每天早晨长跑8到10公里,运动后坚持冷水洗澡。再配合药物,现在体内多颗结石被顺利排出,连医生都感到惊讶。”

2016年4423公里,2017年5477公里,2018年前8个月4509公里,这些惊人的跑量全是俞永富创下的。从2015年4月23日到2018年8月16日,他共跑了46场全马以上比赛,涵盖公路马拉松及50公里、100公里、168公里、330公里等越野赛。身经百战的他,回顾起初次参加马拉松时的经历,坦言被虐得不轻,“那是2015年4月,我在

宁波山马完成了人生的马拉松首赛。当时是个‘菜鸟’,因为起跑阶段跑得太猛,体力很快耗尽,后半程出现岔气,走走跑跑到终点。”

也就是从那天开始,马拉松42.195公里这串数字对他有了不同的意义。俞永富是宁波《文学港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,他看到村上春树借跑步找到文学的话题,写下了《当我谈跑步时,我谈些什么》,于是得到灵感。今年3月,他创作的散文集《勇超之诺——我的挚爱是马拉松》出版。他的马拉松题材长篇小说《骇道途》预计今年也将出版。

俞永富不仅自己勤于跑步,还带动海曙区高桥镇一带的跑友一起跑。他组建了高桥长跑团微信群,形成了区域内良好的跑步氛围。

“乌蒙山越野跑是我的长征”

330公里有多远?相当于从宁波到衢州。8月这场330公里的越野赛成了俞永富毕生难忘的记忆。

越野赛的危险程度远高于一般的长跑比赛。除了蚂蟥、蛇、野猪、暴雨、高原反应,还有其他难以预料的危险。

“乌蒙山之旅,有雨水、有烈日,有高山草甸、深林幽谷。到第6个补给点,我因为高原反应头晕乏力。进入第12个补给点松林村之后,开始受到蚂蟥阻挠。当地的山蚂蟥弹跳力强,在草叶上直立着,随时可能黏到人身上,我和同伴相互用盐水把蚂蟥淋走。”俞永富说,走出蚂蟥沟之后,他的右腿胫骨筋膜炎发作,小腿肿胀疼痛,但还是坚持着跑完了后面的160公里。

这6天5夜,俞永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第一天早上5时刚开跑,他就遇到了麻烦——迷路。“领头的跑友跑错了一公里。顺着道,我又通过了一次起点门,才转入公路。”赛段以泥路和山间野路为主,开赛前一直在下雨,到百公里时他的鞋子都是湿的,脚泡了近24小时,已经泡胀了,跑起来生疼生疼的。这一路上,他平均每天只睡2个小时。

乌蒙山是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,俞永富说,这场马拉松越野赛是他个人的长征,他战胜了自己。在今后,他也必将能凭借这一份坚毅,跨过高山、越过险阻,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(通讯员 戴 斌)